

「目」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おおえけんざぶろう
大江健三郎

水死

水 死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死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 许金龙译.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55-0697-5

I. ①水… II. ①大…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8903号

SUISHI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2009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
式使用。

水死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日) 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特约编辑	萧 盈 谢 辉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97-5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编委会

总顾问 陈众议

主编 许金龙

总策划 许金龙 王吉胜 陈黎明 张朴远

出版统筹 史翔 萧盈

著名作家和评论家 铁凝 莫言 阎连科

小森阳一 沼野充义 陈晓明 张悦然

著名学者 陈众议 吴岳添 彭小妍 吴晓都 李永平

唐丽园 (Karen Thornber) 穆宏燕 程巍

吴正仪 涂卫群

著名日本文学专家 许金龙 王中忱 杨伟 王成

竺家荣 邱雅芬 李俄宪

大江健三郎 为新版《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所做的序

我们日本人正处于“3·11”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大事故后的危机之中。作为一名上了年岁的作家，凝视置身于这场危机之中的自我，其实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从早在十岁这个人生刚刚开始时期便已经历的巨大危机算起，直至将要迎来人生终点的当下这场以国家级再现的危机，回顾自己是如何从中生活过来的。

就在持续着这一切的时日里，我意识到这套“精选文集”所选入的自己的作品群，对于仍将继续凝视和回顾的我来说，无疑是最佳的文本，而且确实是以令人惊异的高水准选编而出的文本。现在，我把这些作品的日文版本排列在书桌上并继续着我的思考。我抽出其中的作品开始阅读，任由时间流逝。接下去，我不可遏制地将下一本书捧入手中。

《个人的体验》讲述了我人生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故，映现出早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带着头部病疾诞生，自己如何陷入混乱、不安和痛苦，试图从这种状态中抽身逃出，最终却决心与这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新人呵，醒来吧！》则幸福地叙述了二十年之后，这个决心如何得以实现并成为我人生中的可靠支柱。

《迟到的青年》描绘了主人公生活于其中的日本社会。那位青年虽然生活在战后的民主主义体制之下，他父亲所信奉的国家主义信条，却是怎样地使他面向国家的往昔并试图将他拉回到那种往昔。《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同样描绘了这一切，而且，在我置身于作家的晚期而创作的、目前的最新长篇小说《水死》中，这个主题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猛然复活过来。《空翻》则完全从其他侧面将小说本身的光亮投射于如此这般地持续着作家生活的生涯。

综合性论述我身为作家的文学活动之手法和主题的文学论，是《小说的方法》，而《大江健三郎 讲述作家自我》，则一如书名那样讲述了我这么一位作家的人生故事。现在，我怀有一种感觉，认为业已重新并完整地把握了自己身为作家的生涯。

在此基础上，在此后并不长久的余生中，我将如何表现当下的危机？我能否以此形成自己“最后的小说”？我并没有准确、可靠的预测。不过，当我正要尝试着去做这一切的时候，这套《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于我来说，便成为至高无上的激励。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于东京

（许金龙译）

それより日々、続けるうちに私はこの文
集。●に選ばれてゐる自分の作品群が、
良のデキストであることに気がまします。そ
れは、まことに驚くべき事実です。下書きの作
りテキストです。私は、まことの作品の日

運れてきた青年は、かゆかきまじ日本
 社会を描いてゐます。その青年
 年は、戦後の民主主義体制も生まるゝのですが
 かんがへ、国家主義的な条件が、いかにか
 れも存在に向つて、月夜、うとるが
 それも、すすからぬ、海をぬく、たまう月

ついで、後に残されてゐる。あまり長
 ない人生の時に、私がいま現在の危機をどう
 表現して、最良の小説とせらうか、
 私に確信がある。とおりがある。で、ありま
 せん。しかし、私を試みようとする。私に、中国
 でのこの「文集」の発刊は、最上の功まし
 です。二二年七月一日、東京。

海底的潮流

在悄声细语中拾起那遗骨。随波浮沉之际
越过老境和青春的各个阶段
继而被卷入漩涡之中。

A current under the sea

Picked his bones in whispers. As he rose and fell
He passed the stages of his age and youth
Entering the whirlpool.

——T·S·艾略特^①（深濑基宽^②译）

①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出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批评家，194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长诗《荒原》、组诗《四个四重奏》等。

②深濑基宽（1895—1966），日本的英国文学专家、翻译家、随笔家，著有《艾略特的艺术论》等，译有《奥登诗集》、《艾略特》等。

目录 || CONTENTS

001 第一部 “水死小说”

003 · 序章 笑话

015 · 第一章 “穴居人”到来

038 · 第二章 戏剧版《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的彩排

055 · 第三章 “红皮箱”

071 · 第四章 笑话被贯彻

093 · 第五章 大眩晕

119 第二部 女人们处于优势

121 · 第六章 “扔死狗”戏剧

145 · 第七章 余波荡漾

166 · 第八章 大黄

186 · 第九章 “晚年的工作”

203 · 第十章 更正记忆或梦境

218 · 第十一章 父亲想要从《金枝》中读出什么？

239 第三部 用这种碎片支撑了我的崩溃

241 · 第十二章 古义的传记和附体

260 · 第十三章 “马克白问题”

278 · 第十四章 所有手续均被戏剧化

293 · 第十五章 殉死

316 · 译者跋之一

“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

——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

338 · 译者跋之二

“穴居人”母题及其文化内涵

第一部

“水死小说”

序章 笑话

1

乡下的老户人家里，即便没有特别显赫的来历，也会有与其相应的传说代代流传。纵然那些屡被视为奇特甚或滑稽的故事在外面不至遭受奚落，却也会作为一种颇具人气的“笑话”被人们记忆下来……

我考上大学那年，在为早已亡故的父亲所做的大概最后一场法事中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亲戚们难得地挤满了我家宅院，有一位舅父——他的大女儿嫁给了从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的官僚——便问道，你也考进了同一所大学，可喜可贺，不过，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呢？我回答说是文学系。他便露出失望的神色，表示“那么，就别指望找到正经的工作啦……”。

然而，平日里稳重老实的母亲那时却回以这样的话，使得只希望将来成为法国文学研究者的我为之忐忑不安。

“假如找不到工作的话，那就当小说家吧！”

在一片寂静中，母亲随后的一句话却引发大笑，化解了先前的紧张。

“说到小说材料，都塞满在‘红皮箱’里。”

这“红皮箱”正是我家奇特且滑稽的传说。家母这番话，更是让近亲们大笑，于是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当我三年后确实失去前进道路上的目标时，便尝试着写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刊登在《东京大学新闻》^①上，于是得以作为小说家而生活下去。也就是说，这一切是在母亲“笑话”的引导之下发生的。在这个故事里，“笑话”这个词语虽然再度以不可一笑了之的方式出现，我却希望只将其视为陈年旧事。

2

这几年间，每当新年伊始，妹妹亚纱都会与内人千桢互贺新年，只给我留下几句口信，现在却指名让我接听电话：

“妈妈去世已经十年了，今年是遗言中……由于这是妈妈让我记录下来的口述内容，也不知道这笔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说好要把‘红皮箱’交给你的年头。假如等到妈妈的忌日十二月五日那天，就会因为临近年底而忙碌起来……夏天要去北轻井泽吧？不如今年不要去那里而到四国的森林来，怎么样？来取那只‘红皮箱’。你没忘记这件事吧？最近，报纸每月一次的专栏什么的，好像很长时间完全见不到你的小说了……”

“对啊。使用‘红皮箱’里的材料，也许可以把‘水死^②小说’接着写下去。由于这个缘故，不知是母亲还是你，定下了死后十年这么个延期交付的期限。”

“那可是妈妈的意思呀！虽然那时她的眼睛不太能看得见了，懒得写东西，可是头脑却很清楚。她估计自己死后，哥哥连十年也活不

① 1957年5月，大江健三郎将由剧本《野兽们的叫声》改写而成的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投稿于校报《东京大学新闻》，获该年度的五月祭奖，从此以学生作家的身份正式开始了作家生涯。

② 在日语中，水死有淹死、溺死的语义。

到。毕竟我们家有男人短命的家族遗传……

“刚才我说年底会忙碌起来，就像我为哥哥的旧作而联系千樛嫂子时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要资助一些年轻人从事戏剧演出。与此相关联，该说是商量呢，还是请求？我想与哥哥深谈‘森林之家’的事。不知道哥哥是否可以一面调查‘红皮箱’里的东西，同时在‘森林之家’住上一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得到千樛嫂子的同意，让剧团那些年轻人使用过的缘故，屋子里目前通风良好，其后他们也会把屋子收拾得很干净。”

“红皮箱”，还有“水死小说”。接到电话那天，我虽说已是老人了，却依然被仍存留着的小说家那种昂然所攫取！阳光高照期间，我便回到工作室兼卧室，拉上窗帘，躺卧在床铺上。由于我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小说，便有人奚落说，连像样的社会现实体验都没有，这个小说家恐怕很快就要走投无路，或者图谋像最近的年轻作家那样来个奇异的大转变吧。尽管如此，我并没有退缩不前。如果时机成熟，我就去写“水死小说”。我为此反复磨炼，借主人公“我”这第一人称开始写那个故事，任凭水底的水流带着我浮起、沉下，最终，说完了故事的小说家，被猛然卷入漩涡之中……

其实，我从尚未通读一册算是小说的小说时起，就经常梦见自己的“水死小说”中的场景。反复出现的梦境源头，是我十岁时的少年体验。然后，我二十岁时，从某位英国诗人的诗作中（还附有法文版）刚认识“水死”这个单词，虽然连短篇小说都不曾试写，那部“水死小说”却已形同确定。

然而，实际上我从不曾开始写作那部小说。坦率地说，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为此进行磨炼。而且，即便当时我感觉到作为年轻小说家的自己不知能否存续下去的危机感，却在根本之处抱持乐观态度，相信自己迟早是要写那部“水死小说”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在不太晚的时候着手为好，可我又以“还不到时候”为由制止了自己。倘若能够轻易遁入“水死小说”，那么写作这部对于当下的自己来说很有必要的小说时所感受到的困难，以及竭力超越这一切的苦楚，又有什么意义呢？！

3

唯有一次，我曾开始写“水死小说”，那还是我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当时我写了《万延元年的 Football》^①，认为自己的磨炼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说”试着检验这次磨炼的效果。我将小说开首那一章以及与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给住在四国森林里已年逾六十的母亲，并在另附的信函里表示，希望妈妈让我打开她在上海旅行时买回来的那只“红皮箱”，查阅续写这部将家父置于中心的小说所需要的资料。然而，原本最早说起“红皮箱”中塞满了小说素材的家母并没有直接回复，连小说的草稿也没寄回来。无奈之余，我断了继续写下去的念头，却于翌年夏天，在愤懑的驱使下，发表了《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②，在这部作品里，我将家父与孩童时代的我本人甚至连家母，都予以讽刺画般的处理。

与家母一同生活的亚纱寄来了明信片，上面写着：“相较于哥哥在小说结尾处写的妈妈那些冷言冷语的台词，妈妈以更激烈的言辞批评了你，说是我们只能与古义（我的惯称）断绝关系了。”

4

在那之前，我的家庭里诞生了头盖骨缺损的长子，实际生活中的

① 1967年1月，大江健三郎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 Football》，至同年7月结束，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时年32岁。

② 1971年10月，大江健三郎于《群像》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

这种困境，后来却为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折。长子阿亮在同残疾斗争中成长的经历发挥了媒介作用，千桢与四国老家恢复了交往，我也自然而然地同那种平稳的家族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关于我的“水死小说”序章和卡片以及“红皮箱”，家母却没有从自己口中说出分毫（她曾对我妹妹感慨地说起自己的想法，说是“古义在峡谷里生活的少年时期，钻进了非常危险的地方，由于我是歪扭着把他给拨弄出来的，所以他的人格也受到了扭曲”！因此，这或许是她不想重复教育上的失误），直至九十五岁去世时，家母一直都是如此。留下死后十年再交给我的安排后，家母过世了！

尽管如此，我从不曾怀疑自己不久后将写作“水死小说”。不过，若问起我曾否将“水死小说”强行置放在我生活的不同时期的正面，那便是或于某个时期我独自一人旅居海外期间，或是在我一直敬爱的某人死去之后，回想起来倒是确有这样的例子，却从不曾让我坚持开始写作新的文学草稿。

5

不过，在母亲死后十年之际，我被亚纱告知将“红皮箱”交给自己的时刻已到，于是在我来说，一直悬而未决的“水死小说”除了重新开始写作外，已经不能再有其他考虑。而且，事态发展至此，我意识到，迄今为止其实早就在缓慢地做着这个准备了。不仅家母原本保存下来的资料，就连我寄送给家母的“水死小说”序章和卡片，也在亚纱打算交给我的“红皮箱”里。倘若说起重新开始写作已为悬案的“水死小说”的伎俩，恐怕此前作为小说家的人生习惯已经积累下来了。这种想法，与我作为小说家的人生临近终结的想法重叠在了一起。

6

为了重新开始写作“水死小说”，我要去接收“红皮箱”。促使我

实施这个计划的变故也出现了。我的住处位于武藏野台地顶端的高台，从西边走下坡道，这里曾是湿地地带的区域，以运河为轴线做了铺整，为相继建起的大型公寓里的居民铺修了自行车专用道。

我也曾于七十出头那段时期写过一部小说^①，在小说的开首处写了我领着身有残疾的儿子前往那里步行训练，随之邂逅了意想不到的人物……倘若新小说的开首处，是我再度行走在自行车专用道上从而邂逅了新朋友，假如果真这么写下去，便有可能遭到嘲笑，被人们认为这是老作家依然如故的自我模仿。然而，对于像我这样过着封闭生活的高龄老人来说，偶尔与外界接触的场所以是受到了限制。

初夏的一天早晨，我把运动机能在这几年间加速衰退（抑制癫痫发作的药物也增大了用量）、步行训练开始困难起来的阿亮留在家里，独自一人出门步行。节奏沉稳的轻盈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后来者快速接近并超越我之后走向前方。身材小巧的女性将脱色为暗茶色的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发结，身着浅米色衬衣和相同颜色的棉质长裤。柔软且泛着光泽的薄薄布料不见一丝褶皱，恰到好处地吸附在尤为小巧的屁股至大腿这段部位。在肌肉结实却不僵硬的双腿支撑下，浑圆屁股的上翘部位柔和地摆动着。姑娘很快就与我拉开了距离……

我缓慢行走着，先前从视野中消失了的姑娘正在设有单杠和长椅的小小广场上做着体操。她平静地向前伸出一条腿，然后沉下腰身静止不动，接着收回这条腿并伸出另一条腿，如此转换反复。在她超越我往前走去时，我瞥见这姑娘是个圆脸，其实却是白净的般若^②型侧

① 2007年11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作者时年72岁。

② 般若原为梵文 prajñā 之音译，智慧之意。日本能乐中表示嫉妒和愤怒之女鬼的面具也叫般若，脸型瘦长、轮廓分明，作者借此表示此脸型较之胖圆脸型清爽、优美。